

集宁，在时光里绽放

●王枫



2009年离开集宁那年，我背着高考后的行囊站在集宁南站的十字路口，像面临人生即将展开的不同轨迹，苍劲的风里裹挟着熟悉的沙粒气息，仿佛在替这片土地最后一次挽留我。然而，我还是毅然踏向了远方的路，这一转身，便开启了背井离乡的漫长岁月。十六年光阴像条长长的河，让我与故乡渐行渐远。大学时，父母也迁到了乌海，后来又辗转至呼和浩特，于是，我与故乡的联结，便只剩逢年过节回乡探亲的匆匆脚步。每次回去，都像翻开一本被岁月悄悄改写的书，那些儿时记忆的褶皱里，正一点点铺展出新的风景。

20世纪90年代的记忆，总裹着一层风沙。春天是最让人焦灼的季节，沙尘暴来得毫无征兆，前一刻还亮着的天忽然就暗下来，黄浊的风卷着沙粒呼啸而过，恍惚间有“大漠风尘日色昏”的苍茫与悲情。走在上学路上，即便戴了口罩，回家后鼻子里仍然满是灰尘，头发里能抖出半捧沙来。冬天的严寒更不必说，即便家家户户都有供暖，阳台依然冷得像个天然冰箱，贮藏着过冬的白菜与土豆，玻璃终日凝着厚厚的冰花，那些晶莹的霜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却也冻得我不敢伸手去触摸。母亲缝了厚实的棉被门帘挡在家门口，进出家门时带着沉甸甸的质感，将楼道的寒气牢牢隔在门外。冬日的风是集宁最凛冽的信使，总带着“风头如刀面如割”的蛮横。清晨推开门，寒风像无数细针往骨缝里钻，裹紧棉袄也挡不住那

股凉意，露在外面的鼻尖瞬间冻得通红，说话时呼出的白气刚飘出就被风无情撕碎。行人缩着脖子快步疾走，恨不得把半张脸都埋进围巾里，帽檐下的睫毛沾着细碎的霜花，呜咽的风声给集宁的冬天更添了几分肃杀。记忆里唯一温暖的亮色，是老虎山。它像藏在风沙里的桃花源，虽无精致亭台，却有动人生机。春天漫山桃花热热闹闹开着，粉白花瓣簌簌飘落沾在衣角，空气飘着清甜；夏天绿树成荫，我们在树荫下追闹、草地上看云，风穿树林时带着草木清香，吹散尘土与疲惫。正是这抹藏在风沙里的绿意与温柔，让我在呵气成霜的寒冬与漫天的黄沙中，总能找到一丝慰藉，悄悄在心里埋下对“绿杨著水草如烟”的向往。

我上初中时，集宁的变化已在悄然酝酿。老虎山率先披上了新装，门口竟有了轰鸣的人造瀑布从岩石间流淌而下。记得初中清凉的夏天，我总跟着爷爷和堂弟去瀑布边纳凉，水花溅在脸上带着沁人的凉意，那时便隐约觉得，家乡的风里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气息——不再只有沙粒的粗糙，多了几分水汽的温润。那些悄然生长的绿意，正是故乡蜕变的序曲。高中时，集宁城区改造的脚步愈发清晰。白泉山开始大规模种树，为了保证新栽的树苗成活，居民们常常要忍受临时停水的不便。大人们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便在课间想象着多年后白泉山绿树成荫的模样。那时不懂，这一次次停水的忍耐、一锹锹挖土种树的坚持，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朴素的注脚，是父辈们为故乡埋下的希望伏笔。

真正读懂故乡的变化，是在大学毕业后的探亲路上。车刚进集宁市区，就被一片崭新的建筑群攫住目光——记忆里灰蒙蒙的城市边缘，新建的高楼已如雨后天春笋拔地而起。玻璃幕墙反射着流云，宽阔的马路两旁松柏与繁花

错落，星罗棋布的广场像散落的明珠，恍惚间竟有“广场之都”大连街头的开阔与整洁之感。曾被预言“烂尾”的集宁新区，如今医院、学校、商场一应俱全；现代化体育场馆气势恢宏，露天穹顶下时不时可以听见赛事的欢呼声；展览馆与图书馆比邻而居，书卷气氤氲间，让人疑心误入了大都市的文化街区。最亮眼的是那座西洋风格的大桥，雕栏映水，灯影流波，像把天津海河的洋气与浪漫悄悄搬到了集宁街头，带着几分海滨城市的灵动。那一刻，车窗缝隙里钻进来的风，带着草木与湿润泥土的气息，再没有半分沙尘的硌涩感，让我忽然鼻尖一酸——这风里的温柔，分明就是童年老虎山草木清气的延续。

新区的活力与旧区的烟火气，在时光里交织成最生动的画卷。新区中，先见经济的脉动：超市货架琳琅满目，中俄蒙博览会的特产荟萃云集，“草原云谷”的数据中心连着世界；再感生活的鲜活：广场上广场舞的音乐飘远，健身房里年轻身影随律动挥汗，国际幼儿园里孩子们的英语声清脆如铃。旧区里，先闻日常的暖香：菜市场的吆喝混着讨价还价的笑语，新鲜蔬菜沾着露水；早点铺的奶茶咸香漫过窗棂，推门便是熟悉的暖意；再品夜晚的滋味：夜宵摊的油炸糕滋滋作响，香气勾得晚归人驻足；老理发店的灯箱还亮着暖光，剪刀开合声混着家长里短飘出窗外。家家户户供暖设备早已升级，暖气热得能在家穿单衣；多数家庭添了私家车，出门口便能钻进温暖的车厢，不必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风雪天里的奔波成了旧忆，暖房里的茶香与欢笑成了日常……物质条件在变，不变的是人情的温暖。新区与旧区，恰如一对璀璨的双子星，共同托举起集宁的繁华，正是日子熬出了甜的模样。更令人欣喜的是，年轻的身影正循着绿色的希望回到故

乡。曾经奔赴他乡的学子带回学识与视野，在产业集群中寻得机遇，于发展浪潮里点亮新意，让“他乡闯荡”变为“家乡筑梦”。理想在故土扎根，奋斗与温情共生，正是时代馈赠的成长礼赞。

集宁古城是新添的诗意。爷爷曾经住过的老街区，如今成了青砖灰瓦的仿古建筑群，红灯笼在飞檐下轻轻摇晃，古色古香，像极了北京大栅栏的韵味。我在这里拍过古装照，站在雕花的木门前，恍惚间真像走进了清明上河图的市井长卷。转身却能见巷口的咖啡馆，玻璃窗里映着年轻人的笑靥，钢琴声轻淌如溪，古典与现代就这样不着痕迹地相融。古城不远处的集宁战役馆里，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锈迹斑斑的武器静静陈列，墙上的文字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峥嵘岁月——集宁战役，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战场的关键一役，曾为华北解放奠定基础。站在战役地图前，仿佛能听见当年的号角与枪声，这份“热血殷殷照汗青”的英雄气让古城的青砖都多了几分厚重。先辈用热血护下的山河，化作街巷里的暖光、笑靥中的安宁。这份隔着岁月的呼应，便是对牺牲最好的告慰。

生态的蜕变，是故乡最动人的成长印记。地方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风沙治理，退耕还林、防风固沙的脚步从未停歇，曾经肆虐的沙尘暴早已成了稀罕事，春天里黄沙漫天的记忆渐渐被满城绿意取代。老虎山也增添了许多新景致：曾经简单的石头路变成了规整的石阶，沿途增设了休憩的长椅与雕塑，山顶的广场上多了观景台。春天的桃花、杏花开得热烈如霞，树下的石凳上坐着下棋的老人，远处的凉亭里传来悠扬的笛声。风拂过脸颊，带着草木的清香，竟有了“风含翠筱娟娟净”的温润，再不是当年那个“卷地风来忽吹散”的粗犷模

样。最令人惊喜的当属霸王河。当年干涸的河道已成碧绿的长廊，河水悠悠地淌着，木栈道沿着河岸蜿蜒，柳树的枝条垂在水面，傍晚时分，散步的人们踩着夕阳的余晖，风里飘着水草与繁花的清香，再也闻不到半分土腥气。白泉山上的凤凰楼更是点睛之笔：飞檐翘角振翅欲飞，登楼可眺满城风光，山间林木葱郁如杭州灵隐的清幽，生态公路蜿蜒其间，自行车轮与风竞速，骑行者的笑声在山间回荡。

十六年光阴，足够让风沙退去，让绿意蔓延，让一座城换了新颜。曾经“黄沙遮断行人路”的窘境，变成了“处处楼台皆锦绣”的兴旺；昔日“苦寒之地无人问”的偏僻，成了“绿树成荫鸟自来”的宜居家园。我知道这变化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家乡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坚守。如今每次回乡看望年迈的爷爷，走在新区的街头，总忍不住羡慕生活在这里的父老乡亲——他们守着故土，用双手把风沙之地变成了宜居、宜业、宜养之城。这旧貌换新颜的奇迹，藏在每一条拓宽的马路里，每一片新增的绿地中，藏在党和政府对民生福祉的执着守望里，更藏在寻常百姓日渐舒展的眉梢间。我的故乡不是孤例，它的每一寸变化，都是时代浪潮里的一朵浪花，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浪花里的一滴水，既被时代推着向前，也在推着时代向前而行。

曾经一心想逃离的故乡，变成了我永远魂牵梦绕的精神沃土。每次在异乡看到集宁的宣传片，听到《中国薯都》的旋律，或是看到老同学朋友晒晒的美景，都会忍不住为每一处新变化由衷赞叹。

如今我时常会想，等将来有了孩子，一定要牵着他的手回到集宁，告诉他：“你看，这就是妈妈长大的地方，这里的风曾带着沙，却吹开了满世界的绿与暖。”



海角

汤青摄



乌兰察布之歌

●曹海楠

在塞北的辽阔苍穹下，
乌兰察布，如一颗璀璨的星辰，
闪耀着草原的光芒。
风，是这里的诗人，
在辉腾锡勒的风车间，
谱写绿色的乐章。
火山遗迹，沉默的巨人，
守护着千年的秘密，
在晨曦中苏醒，
诉说着大地的记忆。
格根塔拉草原，
铺展如绿色的海洋，
每一片草叶，
都在阳光下轻轻歌唱。
你海的碧波，
映照着天空的蓝，
云朵在水中嬉戏，
仿佛时间的倒影。
马群奔腾，
蹄声如雷，
震撼着草原的心脏，
唤醒沉睡的梦想。
北疆文化的韵律，
在风中回荡，
数包上的经幡，
飘扬着信仰的力量。
手把肉的香气，
奶茶的温暖，
在毡房里弥漫，
编织着家的温馨。
乌兰察布，你是草原的骄傲，
从古老的边塞，
到现代的云谷，
你以开放的胸怀，
拥抱世界的目光。
数据的溪流，
在这里汇聚，
照亮未来的道路，
引领绿色的希望。
我赞美你，乌兰察布，
赞美你的山川壮丽，
赞美你的风情万种。

夏日蝉蛻

●陆玉勇

老树皮的褶皱间
悬着半只空壳
它脊背裂开的姿势
像未完成的句号
风穿过裂缝
雨浸润它的躯壳
整个午后
我都在辨认
那蛻壳者残留的印记
它用足尖蘸着树汁
在阴影里书写
比夜更浓的暗语
当光斜穿过裂缝
突然照见
薄翼上未干的诗——
那透明的笔画
正被新生的脉管
一寸寸
注满碧绿
而树影里
突然响起
新谱的颤音

夏天，回村

●左新国

夏天来了，故乡
那座小山头，已换新颜
翠绿、葳蕤一茬茬蔓延
稻花香里，听取蛙声一片
那泥土，熟稔的味道
似一股浪潮滚滚而来
那几只小狗，怯生生看着
仿佛打量异乡的来客
告诉你吧，我也是
故土发芽出的一粒种子
小山头长出一棵小树
无论多么高耸入云
无论多么枝繁叶茂
我的根，系在故乡
回望，那座小山村
那一片静静山冈
那里，长眠着我的双亲
那里，安睡着
我一生的魂牵、梦萦



老杨

●王莲秀

大家叫他老杨，不是因为他老，而是对他的尊称。老杨其实一点也不老，只是人们喜欢这样称呼他，习惯了。一脸憨态，自带的朴实、忙碌的身影，敬业的态度，这就是集宁区天骄城小区里的杨经理。

自从楼房取代了平房，小区取代了大院。物业管理办、物业经理、业主委员会这些新词汇便应运而生。

一个好的物业，不仅能让小区的各项功能健全发展、顺利运营，同时也会给业主带来诸多方便与舒适感。物业经理不仅仅是一个岗位，亦是一份责任，一种担当，更是一种热爱。

挑起这副担子，做最小的事情，尽最大的努力，杨经理做到了。他默默地为居民服务，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他是业

主随叫随到、无所不能的物业经理，是小区居民生活中排忧解难的第一人选，是大家公认的好人、能人、勤快人。

雪天扫雪，雨天排水。在他看来就是顺手的小事。居民遇到问题，无论大小，总会不假思索地想到老杨。老杨的电话24小时开通，随叫随到，一点也不含糊。

“老杨，我们楼道暖气管道漏水了。”

“老杨，我们楼道门坏了。”

“老杨，我们家下水堵了。”

“老杨，我们楼前的污水井溢水了。”

“老杨……”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久而久之，老杨便成了小区里无所不能的“超人”，化身为业主任

目中解决困难的“万能钥匙”。小到楼道换灯，大到下水道堵塞、更换暖气管道，爬梯子、下地沟，老杨一应俱全。成日里不得闲的身影随处可见。我们小区不大，也算得上是一个老小区。每日的闲杂琐事确实不少，修修补补的事情天天都有。诸如电线老化、墙皮脱落、暖气管道跑水、下水道堵塞等等。哪一项不得解决？哪一样不得及时排除？老杨的一身迷彩服愣是穿成了沾满泥浆的工作服。常常是爬完楼顶再下地沟，通了下水再弄上水，成日里一身衣服不是湿了就是脏了，扳子改锥不离手，一辆电动车跑遍小区的犄角旮旯，两条腿跟装了风火轮一样停不下来。

小区里，有一季姓业主，心脏病

发作时家人不在身边，老杨得知后主动开车送他去医院，患者住院期间，老杨每日为他送水送饭，直至对方痊愈。

雪天，当人们在暖融融的被窝里惬意酣眠，小区里扫帚的扫雪声打破了冬日清晨的静谧，那一定是老杨在扫雪。老杨带领着物业的几个保安又是铲雪又是扫雪，皑皑白雪覆盖了整个小区，唯一一条通往大门的干净小径显得格外亮眼，也格外温馨。

老杨工作认真，简单踏实，那是一种对待生活的严谨态度，亦是一种做人的基本格调。